

醫病醫心 永不退轉

◆ 文／游明謙 臺北慈濟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



攝影／范宇宏

一九九三年從醫學院畢業，至今已二十多年了，前十年在培育我中西醫專長的中國醫藥大學成長；第二個十年從中西結合回到純中醫，協助中山醫學大學成立中醫部，並擔任考試院中醫特考班的教育工作；二〇一四年來到臺北慈濟醫院，展開另一段的旅程與學習。每個階段我都感恩所有的緣分，但我心裡明白，就如同電影《一代宗師》的女主角章子怡的臺詞般，功夫有三個階段：

「見自己，見天下，見眾生」，感覺如今的自己應該要進入第三個階段，或許是生老病死的醫院道場，讓我可以比較快看清楚什麼才是內心真正想要的自己吧！

學佛因緣 慈濟因緣

和慈濟結緣是在二〇一一年春天，為了提升中醫的品質，幫忙政府參與全臺灣中醫部門的評鑑，我去了多家醫院擔

任中醫評鑑的總召，第一次和大林及臺北慈濟醫院結了緣。當時還沒學佛，只覺得慈院的同仁和主管，多了一點和其他醫院不同的東西，但我說不上來，後來知道這應該叫做「人文」。

四十歲之後的我，已經開始過半退休的生活，除了看病、教書以外，很喜歡帶家人到世界各地去旅行。二〇一二年的秋天，出發去瑞士前第一次接觸到《金剛經》，回來後感覺佛法對我產生強烈的震撼，一個月內竟然從非吃肉不可的人，開始吃素到今天已經快五年了，這個快速的改變讓身邊的親朋好友有些適應不良。雖然是很自然的接觸到佛教，加上很多貴人的提點，自修了不少佛教的經典，並從電視轉播中聽淨空老和尚講《華嚴經》、《金剛經》，又有緣和幾位法鼓山的法師結緣，有空也曾學習禪坐，陸續參加過一些法會。

真正和慈濟結緣是在二〇一四年五月，受邀參加在花蓮二天一夜的國際慈濟人醫會第二屆臺灣論壇，不知哪來的殊勝緣分，第一次和證嚴上人見面，三、四百位醫師中，竟然有緣和上人同桌用餐。很多人事後問我，是誰安排的？用餐時，上人有什麼開示？我說，上人吃飯就是吃飯，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是哪位大德安排的緣分。那一週回臺中後，無意間打開大愛臺，正巧聽到上人講述《法華經》，講到〈化城喻品〉，我以為平時自己已經很精進於佛法的修行了，沒想到其實我在化城中，心中明

白自己必須再走出化城，往下一站前進，沒想到二〇一四年九月就真的到臺北慈院服務。

培訓與受證

來臺北慈院不到半年，就遇到二〇一五年臺灣社會的無明火，這場慈濟風暴讓我更仔細觀察自己的內心，也思考我是不是真的來對地方了，但在經過尼泊爾地震和八仙塵爆事件後，我更清楚知道真正的慈濟人在做些什麼事。這幾年陸續建議我參加志工培訓的人不少，我都十分感恩，但一直覺得因緣尚未具足，因為工作上必須往返花蓮、臺北、臺中三地，除了後中醫系要上課，二地要看診，假日又常常有許多中、西醫的會議必須參加，原本想先做好我分內的工作，融入臺北慈院中醫部、慈濟大學後中醫系，有機會再開始加入志業體的其他工作，所以我都婉拒了大家的好意，但在不斷聽上人講述《法華經》的影響下，清楚知道多少身邊的人都還在三界火宅之中，我不該再獨善其身，而是要走入更多人群，如果只有在志業體中當職工，就好像〈信解品〉中的窮子，不知道真正慈濟世界行的菩薩道。

經過二〇一六年一整年的志工培訓課程，學習到要包容別人的習氣，快點改掉自己的習氣，給別人時間，不要給人壓力，這都要在人群中磨練，讓佛法用在日常生活，和更多人結好緣。九月底尋根團緣分享時，向上人懺悔自覺慈



善勸募做得不夠，上人要我醫病醫心，每一位有緣的病人，都可以讓他們有機會透過慈濟接觸佛法，透過布施結更多眾生緣，因此二〇一六年十月開始，在門診中有機會就勸募，也讓病人隨喜投福慧撲滿捐款到國際賑災。受證慈誠當天早上，慈讓師姊告訴我肩負募款重責的委員是慈濟重要的核心，期待我二〇一七年能培訓委員，當下我心中就發願，要如《法華經》〈勸持品〉中的阿惟越致菩薩，轉不退法輪，得諸陀羅尼，因此不止是這輩子要認真做慈濟，更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在慈濟的菩薩道上修行，永不退轉。🌀



二〇一七年一月初，游明謙醫師隨北區慈濟人醫會前往新北市三芝區、石門區義診與往診，為了幫阿嬤看病，游醫師說：「舌頭要伸出，這樣才能幫您看看喔！」攝影／陳亦珍

願戰火消弭

◆ 口述／夏毅然 臺北慈濟醫院口腔外科主任



一片無際的沙漠，是夏毅然醫師對約旦的第一印象。攝影／周幸弘

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底的耶誕假期，我到約旦境內的敘利亞難民營進行冬令發放與歲末祝福及義診。說真的，平常我們看到的新聞，與實際到了約旦，還是有段距離，這次身歷其境，才發覺難民真是需要被幫助的一群！

這次參與發放義診的有來自臺灣、大陸、美國、馬來西亞、德國及約旦的所有志工，更感謝陳秋華師兄，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之下，我們才能把活動圓滿完成，也因此有深深的感受。

黃土沙漠國 淒苦難民營

抵達安曼國際機場，放眼望去的第一眼感覺是，這裡看似個富裕的地方。當安曼的志工師兄、師姊來接我們出機場

時，我心想，這似乎不是印象中的中東城市，當車子一路往市中心開，沿路上是黃土一片，市中心的房子都不超過六層樓，這時就很確定，這真的是一個沙漠中不富裕的國家。

約旦，它不富裕，不產石油，但它卻是個有愛心及鼓勵讀書的國家。也因為它的愛心，才收容了數十萬在約旦的敘利亞難民。雖然官方統計難民人數為六十三萬，但秋華師兄說事實上超過了一百四十萬人。

這幾天我們去了不同的難民營，目前聯合國給予敘利亞難民營每人每月約旦幣約十元的補助，折合新臺幣不到五百元，一個人要用新臺幣五百元過一個月，可想見生活是很苦的！在難民營，

他們雖然住在四面有鐵皮的組合屋內，但是被限制用水用電，不准外出，只有嚴重生病時才能到外面的醫院去求治。

克難醫療站 斷不了的愛

我們在難民營裡的學校搭起了簡易的醫療站來舉辦義診，當我們在看診的時候，志工師兄、師姊會帶動病人做一些活動，希望他們的心情不要那麼低落。病人很多，很想都看完病人，但難民營規定在下午三點半一定要斷電，一定要我們趕快離開，要不然，我們也要被關在裡面。

所以，當三點半的時間一到，整個醫療站就停電了！我們在牙科診間此刻必須趁著外面的日光，及手電筒的幫助，繼續把口腔治療工作做完，然後總務師

兄們及管線師兄們才能夠趕快打包收拾，在這樣時間壓迫的情況下，我們快速的結束當日的醫療。還有一些人來求診，我們必須跟他們說抱歉。心中很不捨，但是再不走，我們也離不開那裡了！

當我們離開時，還有很多的敘利亞鄉親在門口徘徊，或許，他們想要得到更多的幫助，或許他們還有病還沒看……但是，他們就是不願意離開，寄望我們是不是還有更多的機會給他們。下一個醫療團也不知何年何月才又會出現了。

到了另一個難民區域，這是在曠野中生活的敘利亞鄉親，雖然可以自由地外出，但是他們都住在帳棚中。帳棚都可以透光，好像我們用來裝大米的麻袋，帳棚內，沒有很多家具，就只有單薄的棉被讓他們熬過寒冷的冬天。

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夏毅然醫師（右二）也代表送歲末祝福給難民孩童。攝影／詹進德





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夏毅然醫師於難民營牙科義診。攝影／詹進德

約旦這個國家的氣候對我而言，很奇怪！它可以下雪，但到了夏天，溫度可以高達攝氏五十度，要適應這麼一個極冷又極暑的環境，對於異鄉人，想來很不容易。而這裡設了兩間簡單教室，是這些難民小孩受教育唯一的希望。

酷寒衣單薄 營孤人不孤

在曠野中的小孩們很期待我們的發放，不管是衣服、文具，小孩會緊密地排隊，怕領不到，一個接一個緊緊貼貼地站在那裡。那時的溫度在攝氏十度以下，大部分人穿著拖鞋，也看見有些人沒有穿鞋子打赤腳。

很多小朋友在拿到新衣服的時候，

很奇怪，怎麼看起來不高興？是我們給的不好嗎？為何他們一半以上，臉上都沒有笑容？對他們而言，我們是陌生人嗎？還是他們的表情已經開始失去很多的快樂呢？秋華師兄說，經過戰亂的洗禮，孩子們心中的許多感覺都消失了，無法表達出來！我覺得，他們的喜怒哀樂都不見了，幸福感也不見了。而我們所做的，好像也沒辦法帶給他們快樂。

我們又來到另一個區域，這是慈濟首批援助敘利亞鄉親的地方，我們在這裡辦一場歲末祝福。剛開始，一群小孩子快快樂樂地坐著，當時我想：「家長坐在哪裡呀？」有些有家長，有些都是小孩坐在一塊兒，安安靜靜的。可是當歲

末祝福開始的時候，秩序不見了，孩子都在推擠，還有人拿著物資券在爭執，我不禁質疑：「為什麼會這麼混亂？我們錯在哪裡？……」

如同德恕師父的提醒，我帶著一堆的習氣與煩惱在問我自己：「錯在哪裡？我們要怎麼做呢？為什麼做成這個樣子的歲末祝福呢？」等到我們在發放的時候，秋華師兄簡單說了：「他們都是孤兒！」我才了解自己的想法錯了。這些孤兒是經過流離，經過戰火，逃到這個地方，沒有人照顧，為了求生存一定要為自己爭取，沒有人會為他們爭取，我錯怪了他們，很是難過。



協助義診的大陸留學生志工哭了好幾次，感動於慈濟團體無私地為敘利亞鄉親付出，為穆斯林付出的愛。攝影／周幸弘

穆斯林笑顏 願戰火消弭

而那些經過慈濟照顧的敘利亞鄉親們，真的是不一樣！當他們在歲末祝福時，在他們的臉上，看到他們有尊嚴，有和平感。所以在另外一個場所的歲末祝福，你會看得到，敘利亞鄉親唱歌來回饋我們；因為慈濟給他們的愛改變了這些敘利亞人的內心，讓他們展現出生活上的一些尊嚴，生活恢復了難得的笑容。

接受到慈濟的愛的孩子，臉上有笑容，有的就在志工師姊身上安詳地睡著……慈濟為敘利亞難民所做的，不但我們自己被感動了，也感動了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志工。大陸留學生哭了好幾遍，他們也是有同樣信仰穆斯林，他們覺得為何來自臺灣的慈濟團體可以這麼無私為敘利亞鄉親付出，為穆斯林付出這樣無限的愛。

一位難民母親說，戰爭之後，她的小孩常會頭痛，怕陌生人碰她，只要陌生人碰她，她就會哭。也聽到一位難民醫師分享，有個小女孩怕飛機，因為怕飛機從她的頭上丟下炸彈，他好想保護那個小女孩，但他自己沒有能力……一位留學生分享，當他親自接觸到這些敘利亞難民，他才知道和平是多麼的珍貴，顛沛流離比他想像中的還要苦。在整個分享的過程，其實不止我，還有許多團隊的成員都流下了眼淚。

我曾經看過一篇報導，一位伊拉克



攝影／周幸弘

士兵身上有封未寄出的信，是他寫給母親的——「我從未忘記妳的臉……，過去到現在這麼多年來，妳吃了那麼多的苦。請可憐可憐我吧……如果這一切是操在妳手中，妳一定會帶我離開這煉獄！」其實，敘利亞鄉親也正在煉獄當中。想起杜甫的〈春望〉：「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」我們去約旦，沒有看到敘利亞人的家園是什麼樣的，但我們能感受到他們為何要逃離，而卻又抱著要再回去重建家園的夢想。

一星期很快過去，回到臺灣，二〇一七年開始了，展開一如平日的生活常軌。對約旦的難民朋友，我還能做什麼呢？也只能募心募款，然後給陳秋華師



夏毅然醫師（左）到約旦的難民營義診，也為貝都因貧戶義診，圖為與北區人醫會賴秋英醫師（左二）、花蓮慈院李彝邦醫師（右），及約旦的牙醫師合影。攝影／詹進德

兄一些資助與支持，希望他在約旦不會覺得孤獨，我們也祈求心念能夠上達諸佛聽，祈求天下無災無難，能夠結束這些無謂的戰爭。🕊